

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李辰民 著



香港天马图书



64



● 广东嘉应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李辰民 著

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著者：李辰民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二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一

印刷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印张：10.4 字数：256千字

规格：850×1168 1/32

定价：港币十八元 人民币十八元

二〇〇三年九月初版·香港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62 - 450 - 882 - 8/D·41977



谨以此书纪念安东·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

(1860——1904)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来分析、研究俄罗斯著名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美学。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小说编，采用叙述学、心理学、结构美学等理论对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文体与叙事结构、幽默讽刺风格等进行观照，探索新的内涵，发表新的见解。第二部分为戏剧编，着重探索契诃夫戏剧的美学特性及其主要剧作的思想艺术特色。第三部分为比较编，将契诃夫投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和对照，从而确立契诃夫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作者简介

李辰民，江苏南通人，1940年生，196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先后执教于外语系和中文系，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嘉应学院中文系聘请教授。历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已出版外国文学译著三部（合译），论著《外国文化与文学》（主编之一）、《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等。另外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译林》等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

责任编辑/冯锦江
封面设计/曹知博
/卢晓峰

目 录

引言:多元语境中的安东·契诃夫 (1)

(一) 小 说 编

第一章 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 (15)

- 一、世纪末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 (16)
- 二、精神变态者的荒诞世界 (21)
- 三、主题、情节、人物的冲淡与模糊 (26)

第二章 契诃夫小说的文体与叙事结构 (33)

- 一、对话体和戏剧化的叙事结构 (33)
- 二、叙述视角的变幻和转移 (38)
- 三、有序和无序的时空观 (43)

第三章 “灰色幽默”:解读一种契诃夫式的笑 (46)

- 一、幽默王国里的一枝独秀 (47)
- 二、从“明快的笑”到“灰色幽默” (51)
- 三、“灰色幽默”的美学品性 (58)

第四章 作为变态心理学家的契诃夫 (62)

- 一、早期的变态心理描写 (62)
- 二、变态心理描写的象征意义 (65)
- 三、变态心理描写与社会批判 (69)

四、变态心理描写的审美价值 (73)

第五章 契诃夫笔下的小市民 (75)

- 一、重彩勾画小市民的脸谱 (75)
- 二、“庸人哲学”的理性批判 (80)
- 三、最优秀的人群中也有庸俗的霉菌 (85)

(二) 戏剧编

第六章 《伊凡诺夫》和契诃夫的戏剧革新 (91)

- 一、新型戏剧人物的诞生 (92)
- 二、生活化戏剧场景的再现 (96)
- 三、抒情心理剧的尝试 (100)

第七章 《万尼亚舅舅》:偶像崇拜者的悲剧 (105)

- 一、多元的人物形象世界 (106)
- 二、圆周运动与复调结构 (112)
- 三、是悲剧还是喜剧 (114)
- 四、关于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 (117)

第八章 《三姐妹》: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 (119)

- 一、家园情结与追寻仪式 (120)
- 二、松散的结构和内心的戏剧 (124)
- 三、契诃夫为什么坚持“喜剧说” (129)
- 四、与《等待戈多》的比较 (133)

第九章 《普拉东诺夫》:一部鲜为人知的契诃夫剧作 (135)

- 一、主人公普拉东诺夫 (135)
- 二、女庄园主安娜·彼得罗芙娜 (138)

三、端倪初露的“契诃夫情调” (140)

第十章 关于契诃夫的独幕剧 (142)

一、独幕剧与独白剧 (142)

二、独幕剧与通俗喜剧 (147)

三、独幕剧与短篇小说 (152)

(三) 比 较 编

第十一章 契诃夫与医学 (159)

一、“医学是我的发妻,文学是我的情妇” (159)

二、“精神病理小说”的诞生 (166)

三、医学伦理学与“医生”形象系列 (174)

第十二章 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 (179)

一、文坛上的忘年之交 (179)

二、探索者的思想分歧 (186)

三、永远的精神导师 (193)

第十三章 契诃夫与莫泊桑、欧·亨利 (200)

一、客观性与真实性 (200)

二、思想容量与文本深度 (207)

三、各领风骚的结构艺术 (212)

第十四章 契诃夫与鲁迅 (217)

一、奴性意识与愚昧心态 (218)

二、孤独意识和忧郁情调 (223)

三、精神疾病与怪人形象 (227)

第十五章 契诃夫与曹禺 (233)

——《樱桃园》和《北京人》的比较

一、关于“多余人”形象 (234)

二、关于“出走”和“等待” (238)

三、关于象征手法 (243)

四、关于“停顿”、音响和舞台提示 (248)

附录一：

1、20 世纪 80 - 90 年代俄罗斯的“契诃夫学” (255)

2、契诃夫研究的深化与方法的更新

——兼评 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
和他的时代》 (264)

3、从新的审美视角观照契诃夫

——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 (275)

附录二：

1、屠格涅夫的爱情描写三题 (283)

2、论田德里亚科夫的道德心理小说 (295)

3、对欧洲中世纪文学“断裂”说的质疑 (311)

后 记 (323)

引言：多元语境中的安东·契诃夫

一

俄罗斯经典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出生在俄国南部海滨城市塔干罗格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经商破产后,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在家乡念完高中,于187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翌年,他在《青蜓》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顿河地主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80年代,他以每年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的速度,写出大量带有幽默讽刺色彩的短篇小说。从90年代以后,由于人生阅历的深化,他的写作速度放慢,而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深刻,艺术技巧更趋成熟。他的小说名篇《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宝贝儿》、《我的一生》以及名剧《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因患肺病久治不愈,在德国疗养胜地巴登维勒与世长辞,享年44岁。

二

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交合点上出现的伟大作家,契诃夫以其丰富的小说和戏剧遗产,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评论家、

作家和广大读者。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阅读视野的不同,近百年来对契诃夫的认识和评价,也像契诃夫的作品本身一样,呈现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局面。

在俄罗斯本土,从上世纪初到 80 年代末,契诃夫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伟大的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社会历史风貌和各阶层民众的生活,而且还由于契诃夫发表过许多有关文学创作要真实、不要虚假的言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最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最优秀的作品都是用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和方法创作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苏联的学术界为了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往往拒绝承认俄国经典作家与西欧作家之间存在着精神上、思想上和创作方法上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被西方现代派奉为精神领袖,加上作品中复杂的宗教思想,而长期进不了正统的俄国文学史。事实上,俄罗斯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他们同西欧作家也存在着种种理不清、割不断的联系。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俄罗斯的那种略带封闭的研究格局有了明显改观。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一套“契诃夫学”系列丛书,正式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就是《契诃夫与法国》(1992),接着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本《契诃夫与德国》(1996)。这两本书都是以俄国学者与法、德两国学者合作的形式,探讨契诃夫与两国作家(如莫泊桑、霍夫特曼、弗洛伊德等)、两国文学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从而打开了一条契诃夫与西方文学的通道,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契诃夫的创作不仅有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且还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这

是契诃夫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突破。

当然话说回来,20世纪苏联时期的契诃夫研究无疑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完成了《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30卷本)的基础建设工程,这套全集收集了迄今所能找到的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戏剧作品、评论、随笔、书信和日记等,题解和注释十分详尽,为契诃夫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性资料。苏联科学院也早在1960年就出版了《文学遗产》第68卷(契诃夫卷),这本百万字的大书收集了大量新发现的契诃夫手稿、新发现的契诃夫致亲友书信(145封)、新发现的库普林、布宁、梅耶荷尔德等人致契诃夫的信件(88封)以及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的日记、文章等,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有关契诃夫研究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其次是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有专著、有传记、有论文集,从宏观的整体研究到多角度、多层次的微观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再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70—80年代的前苏联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更新,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信息论移植到文学批评中来,创立了系统分析、类型学、历史功能阐释、历史比较研究等新方法。所有这些新方法在契诃夫研究中都得到运用,而且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如A·屠尔科夫的专著《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1980)。这本书自始至终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和系统分析方法,寻找契诃夫前期与后期创作的有机联系,并从契诃夫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比较中探索契诃夫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艺术成就,文笔纵横驰骋,思路别开生面。就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而言,本书是前苏联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一本“契诃夫学”专著。

除了俄罗斯本土而外,西方国家(主要是西欧和美国)对契诃夫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英、美、法、德等国都有许多造诣很

深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如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特略亚、J.L.斯泰恩、J.C.奥茨等等。西方学者对契诃夫戏剧的评论多于小说评论,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欧美现代戏剧的一位杰出先驱。如美国作家、戏剧评论家奥茨曾说过:“在掌握题材时所根据的哲学观点以及他所运用的许多戏剧技巧方面,契诃夫是当代荒诞戏剧的先声。”^① 西方“契诃夫学”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契诃夫是一位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契诃夫发表过不少强调文学创作要客观真实、反对主观介入、尽量减少作品中主观成分的见解。在西方学者看来,契诃夫的这些文学观点非常接近于左拉的“只描写事物,不对事物作出任何评判”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另一方面,契诃夫作为一个医生,在文学创作中十分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往往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剖人物,描绘日常的社会生活,虽然不如福楼拜、左拉那样精细入微,但作品中渗透的严格和严谨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西方学者看到了契诃夫与左拉自然主义的某种吻合之处。另外,在戏剧创作上,契诃夫主张把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搬上舞台,他说:“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② 正因为契诃夫把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创立了“非戏剧化”的戏剧,西方某些评论家把契诃夫称之为“自然主义剧作家

① 转引自陈瘦竹:《戏剧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417页。

② 《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95页。

中最自然的剧作家”。^① 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或持保留态度,如认为契诃夫是自然主义剧作家,实际上契诃夫的文学观和创作方法与自然主义相去甚远。然而,我们不必将西方学者的评论拒之于千里之外。西方学者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契诃夫,但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和参照,这对于丰富我们的研究视野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人们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接受,也经历了一个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过程。回顾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接受,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五四”和三、四十年代。从1907年吴枬从日文译介第一篇契诃夫小说《黑衣教士》算起,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一系列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耿济之等译);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8卷本《柴霍夫短篇杰作集》(赵景深译);鲁迅也先后翻释出版过契诃夫的8篇短篇小说,并撰写了评论。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戏曲集》中收了契诃夫的四部多幕剧《海鸥》、《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郑振铎、耿济之译),1925年《三姐妹》(曹靖华译)中译本出版。四十年代又有芳信、丽尼、焦菊隐等译的多种契诃夫剧作选问世。迄至1949年,契诃夫的主要小说和戏剧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这一时期关于契诃夫的评论专著和论文较少,但中国著名作家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均有精辟的论述。

第二时期是20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正值安东·契诃夫逝世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契诃夫列为当年进行纪念的四

^① J·斯泰恩:《黑暗戏剧——近代喜悲剧的发展》,转引自陈瘦竹《戏剧论文集》第416页。

大文化名人之一。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契诃夫专刊》,内中收集了茅盾、葛一虹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论述契诃夫的文章。与此同时,汝龙先生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从1950年至1958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译的27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共收小说220多篇,成为五、六十年代我国风行一时和影响最大的契诃夫小说集。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曹靖华、丽尼、满涛、王金陵翻译、林陵作序的《契诃夫戏剧集》,收了契诃夫的五部多幕剧和七部独幕剧,是当时收录最全的契诃夫戏剧集。五、六十年代对契诃夫的评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把苏联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过来。如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B·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张守慎译),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张守慎译)。特别是后一本书在中国影响极大,我国的戏剧工作者和读者对契诃夫戏剧美学的了解,可以说主要是来自于叶氏的这部专著。现在看来,叶氏的著作对契诃夫戏剧的审美特性确实作了精彩描述,特别是对五部多幕剧的艺术分析细致入微,充满真知灼见,但作者由于受当时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制约,从思想评价上有意无意地拔高了契诃夫,甚至有把契诃夫“高尔基化”的倾向。这和“真实的契诃夫”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除了叶尔米洛夫的著作之外,玛·斯特罗耶娃的《契诃夫与艺术剧院》(1960)、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谈论契诃夫戏剧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这对促进我国话剧事业的繁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众多的外来学术著作相对照,我国学者对契诃夫的研究却显得寂寞和单薄,不仅没有专著,而且评论文章也多集中于大家熟知的契诃夫的几篇小说如《变色龙》、

《套中人》、《万卡》、《苦恼》等，缺乏系统的、有分量的深入研究。相对来说，有关契诃夫戏剧的评论比较活跃，这可能和五、六十年代我国话剧事业极为兴旺有关。

第三个时期为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一股蓬勃兴起的吸纳外来文化的热潮席卷中华大地。据统计，八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总量大大超过了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品种上超过了此前全部译介种类的总和。契诃夫作品的译介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译文社启动了由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的出版工程。这套文集根据1957年俄文版《契诃夫文集》(12卷本)译出，从1980年开始出书到1999年结束，中文版共计16卷，几乎囊括了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戏剧作品、书信、日记、评论、随笔、手记等，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契诃夫作品集，也可以说是积汝龙先生一生辛勤翻译和研究契诃夫功德之大成。除此而外，上海译文社还相继推出了焦菊隐译《契诃夫戏剧集》(1980)、多人译《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1991)。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了汝龙译《契诃夫小说选》(上、下)，收契诃夫中短篇小说22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又多次重印。1999年，人文社又以“名著名译”的丛书形式重版了《契诃夫小说选》(上、下)，重版后的选本收汝龙译契诃夫小说43篇，前面新加了朱逸森先生撰写的“译本序”。此外，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法国著名传记作家亨利·特洛亚撰写的《契诃夫传》，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描画出一个法国人眼中的契诃夫形象，很有参考价值。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契诃夫研究也显示了较高的水平和实绩。华东师范大学朱逸森教授就是这一时期在研究契诃夫方面